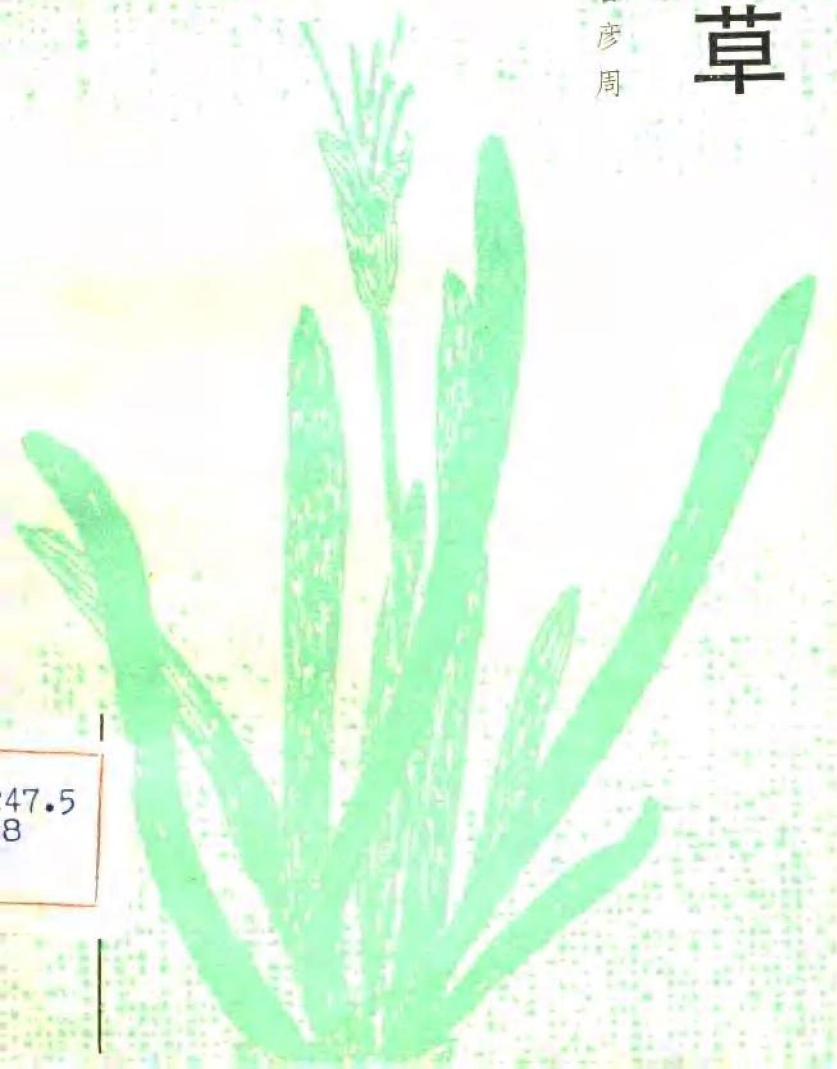


春前草

魯彥周



47.5
8

BK59/05

I247.5
968
3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春 前 草

鲁 彦 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 005402

春 前 草

鲁 彦 周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 1/4 插页5 字数69,000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3,000

书号: 10151·618

定价: 0.42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抒情的笔调，生动地描绘了中年知识分子徐竹卿半生不平凡的遭遇。她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毫不满足于地委书记夫人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地位。那庸俗的吹捧、阿谀奉迎和特殊的照顾、待遇，犹如一张“网”罩住了她，使她苦恼、思索。最后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，她终于勇敢地冲出“网”去，回到了海洋生物研究工作岗位上。作品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生活，热爱科学研究事业，献身“四化”的高贵精神。

作品的语言流畅，构思精巧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读之，颇能发人深思。

插图：汪国风

一、飞走了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，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，轰动了地委大院。

地委书记丁锋的夫人走了！

因为涉及到地委主要领导同志，人们不便在公众场合议论，但是唧唧喳喳的声音，却在各处角落里响着：

“她怎么撂下丈夫孩子就飞了？这个女人真怪，有福不会享！”

“知识分子好变，八成是对丁书记腻味了。”

“她平时就有一副骄傲公主的样子，你想想，她跟谁合得来？”

“别胡说八道，她是去搞科研工作的，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研究生嘛！”

“得了吧！快四十岁的人了，放着本市第一夫人不做，放着办公室秘书不当，肯定是有外心

了。”

就在地委大院七嘴八舌的议论声里，一辆黑色上海牌汽车已经到了本市火车站，车子一停，就从里面跳出一位身材魁梧、浓眉方脸、相貌相当威严的人来。他弯下腰，从车里抱出一个六七岁的女娃，女娃搂着他的脖子，带着哭声喊：

“爸爸，快跑呀，妈妈要走了，我要妈妈！”

做爸爸的倒很沉着，他在女儿小脸上亲了一下，安慰她说：

“别急，妈妈的车还早呢！”

可是并不早了，这父女俩刚刚走到月台，开车的铃声已经响了，尖锐的汽笛声刺耳地鸣叫起来，站在车窗附近的送行的人，都纷纷后退，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也排成队，肃立在那里，等待列车启动了！

这一下，抱着孩子身材魁梧的人才有点慌了，他不习惯地加快步伐，跑到月台的警戒线边上，四处张望。他怀里的女儿，大声喊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引得许多人回头望着这父女俩。做父亲的顾不上许多，带着小跑找寻他所要找的人，可列车已经开始滚动了。他和女儿没有看见，在一节车厢的玻璃窗后面，一位身穿浅绿色毛衣、披了件藏青呢外套，长眉秀目，脸色略带

苍白，依然相当美丽的中年妇女，正把脸贴到玻璃上，向他父女二人连连招手。

月台上的父女，根本没有看见，也不可能看见了。列车加快了速度，轰轰隆隆奔跑起来了，它很快就冲出这烦杂的市区，向那辽阔的铺满金黄的油菜花的原野驰去。

天上的浮云，被一阵风吹走了，温暖的春天的太阳从蓝空里把它的光辉洒下来，洒在那呆呆站在月台上的父女两人身上……

啊！金黄的花朵

啊！那金黄的花朵！那溪边是什么树？它的花多美？美得象一片霞光，我的这本发黄的旧笔记本里，怎么也夹了这种花？它现在是多么难看啊！黄金般的鲜艳的颜色哪里去了？

啊！生命，一旦离开了土壤，它就变成这样。人也有人的土壤啊！人生是短促的，他的生命的土壤在于对人类有益的事业，在于革命的理想。失去了事业，失去了理想，失去了追求，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了！

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做了些什么呢？我幻灭过，我又从幻灭堕入世俗的泥坑里，一段时间内，简直成了一个小市民了。啊小市民，高尔基痛恨过的小市民气息啊！

我的生命已经荒废了多久了？当然，那有客观原因，我可以为自己辩解，这不是我愿意的，这是那严酷的十年浩劫造成的。然而勇敢者照样能在这种逆境里有所作为，勇敢的有信念的生命，却能够在逆境里生存发展，不少人不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变成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么！我的好友杜丽，她为今日做了多么出色的准备啊！多少有作为有理想的人物，他们不是被环境改造，而是改造了环境。我呢？

我庆幸我终于跳出来了，我正在向目的地奔驰，可我心里为什么这样恍惚不安？看，我的眼泪竟然止不住地流，我听见小琳在喊“妈妈”，我看见他抱着女儿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，啊，留恋，我留恋我的一切，这是道地的女性的软弱，挣脱这无形的“网”多难啊，尤其是一个女人。

我必须克服它，必须，我该重温我的专业了，现在就开始。可我怎么又想起那幽幽的古老的鸡鸣冲来了？

啊！鸡鸣冲……

二、幻 灭

徐竹卿半夜里又醒了！

下弦月的月光，从那唯一的尺把宽的窗洞里照到她的床上。她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更加苍白，一向非常爱整洁的她，此时头发散乱地落在枕上。她呆呆地望着那月光，眼睛里的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，顺着眼角滴到枕头上，她也没去管它。她无意识地环顾了一下这小小的茅棚，茅棚是匆促搭起来的，泥糊的墙，开始剥落了，房里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两条木凳和她睡的这张床，潮湿的地下，靠墙处倒是堆满了很多书，一直堆到床的下面，它们多数还没打开。此刻老鼠正毫无顾忌地在那上面跑来跑去，她连吓唬老鼠一下的情绪都没有了。

幻灭！一切都成了空幻！她又想起白天收到的一封信，这封信把她最后一点希望也摧毁了。

徐竹卿原是一个宠儿中的宠儿，娇女中的娇

女。从她一九四二年诞生起，她就是一朵生活在温暖慈爱中的小花儿。她的爸爸，是有名的教授，她的妈妈，也是一个学者，他们是他们夫妻进入中年时诞生的，时代的艰难，闯入不了她幼小的心灵，生活的困苦，更不会影响到教授的独生女，而等她能够张望世界的时候，中国大陆已经是一片红了。

徐竹卿是唱着“咳啦啦啦啦、咳啦啦啦，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呀！”懂得世事的。她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，又总是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升到中学的。老师夸她，同学们羡慕她，父母亲爱她，学校里一切活动又都少不了她，当她扎着粉红蝴蝶结、穿着雪白的衬衣、外套绿色背裙、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的时候，有多少温暖的眼光喜滋滋地看着她啊！

十八岁，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，原来许多人以为她会学文科，中文或者外文，可是她却选了出人意外的专业——海洋生物。蓝蓝的大海啊！它的波涛、它的辽阔、它的深邃和神秘，正象她的青春，象她的到此刻为止的人生。还有什么比大海更吸引人呢！

确实，她的前面正象大海那么广阔。

在大学里，也象在中学小学一样，这个漂亮、活跃、聪明而又单纯的人，又成了众所瞩目

的宠儿，她不仅很快入了党，而且成了海洋生物专家杜云教授的最得意的门生，她一毕业，就成了研究生，她的前程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里，她是杜云的接班人，海洋生物研究所的未来的研究员。

她的爱情，比她的学习境遇要难些，年轻姑娘的心深锁着，她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，她没有让这个羞人的字眼，存留在她那已经感到生活非常充实的心间。她的密友、杜云教授的女儿、数学系的女生杜丽，有次悄悄问她：

“竹卿！那件事你想过吗？”

“哪件事？”

“坏家伙，你装什么糊涂？天天收到情书，没有一个可供你考虑的吗？”

“你看见那片云吗？”徐竹卿笑着用手向天空一指，调皮地眨了眨眼，“它正在飞向大海，哪有闲心去留意哪个山峰的高低呢！”

杜丽只得摇头，而徐竹卿却抱着朋友大笑。

然而这事是由不得她的，在她大学毕业的那年，一位年轻人不知不觉地走进她的心间，而且停在那里不走了。

那是艺术系的一位风流潇洒的学生。她和他是在一次朗诵会上相识的，她的心第一次为他那飘逸的风度、激昂的诗句、铿锵的音调激动起来

了！当他在礼堂门口同她握手、并用他那火热大胆的眼光注视着她的眼睛时，她第一次垂下了眼睑，并且脸红了。

啊！事业、爱情、父母、师长和党组织的爱护，这一切的一切她都有了，她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！然而当她在海洋上正致力于培养、解剖、观察她的海洋生物的时候，当她还在大海上航行、为它里面的生物奥秘所沉醉的时候，一场大风暴袭来了！

一九六六年九月，她从海上归来，学校完全变了样。她匆匆赶回宿舍，桌子上却摆着不知是哪天发来的电报，她拆开一看，一下子就晕了过去，她的爸爸“畏罪自杀”了。她醒过来后，没有洗脸，没有喝水，就奔向校党委，可她碰到的却是人墙，红卫兵把校党委围得水泄不通，校长、校党委书记、还有她的老师杜云教授和别的系里的老师，被那些铁拳头抓住胳膊，按住脖子，胸前挂着几尺长的木牌子，跪在石阶上。有人在嘶哑地演讲，几百条胳膊不时举起，口号声把大楼上的鸽子吓得扑楞楞飞起来……

徐竹卿呆住了！她原想按平时规矩向党倾诉自己的悲伤的。可现在，一切都翻了个儿，就象那海底火山，一下子冲出了水面，巨大的浪花，把正常的考察作业全打乱了。

人们没有发现徐竹卿，她也没有找到她的那位漂亮青年。当天，她踏上火车，直奔祖国的南方，她回到家时，母亲也奄奄一息了，爸爸呢，连骨灰也没有让她接触！

她在家里呆了个把月，精神陷入了极端矛盾里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革命真有这种必要吗？她的爸爸为什么成了罪人？祖国在痉挛中，社会在混乱中，人们如醉似痴，那种疯狂的劲头是哪儿来的？她该怎么办？

她离开了刚刚恢复了健康的妈妈，回到学校。

学校已经不成其为学校了！杜云领导的研究室被砸掉了。杜云成了里通外国的海洋骗子，被抓走了！她麻木地在学校广场上走着，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造反总部的门口。正在开会的几个头头发现了她，都用一种冷笑和鄙夷的眼睛望着她：

“啊，黑线的宠女，修正主义的苗苗。”

她惘然四顾，不明白他们是在对谁说话，难道那种口气是对她徐竹卿吗？

“叛徒的女儿，里通外国的杜云的得意门生。”

这会，徐竹卿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是冲着她来的。她蒙住脸跑了！

羞惭啊！侮辱啊！她躲进了一个角落里，想用书来排遣，可她打开书页，只看见许多黑点在眼前跳跃，看见她爸爸的脸，看见杜云教授的脸。她扔下书，跑到校园里，跑到那唯一寂静的小湖边，呆呆地看着那微微泛起波纹的水，仿佛幻化成大海，那胸怀广阔而又无比温柔的蓝色的海水，她是多么怀恋啊！

她几乎想投进水里，可她不能，她在等待，她有妈妈，她心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一直串连未归，她现在多么需要他，需要慰藉，需要在他怀里倾诉那无数的痛苦，无数的问号！

这年冬天，徐竹卿的妈妈因旧病复发去世，她又回家了。所谓家，什么都不存在了，一下子成了孤女。她的眼泪哭干了。她跑到海边，惘然走着。海水温柔地舔着她的脚。海鸥陪着她，在她的头上盘旋。大海展开它温柔的胸膛，似乎在召唤它的女儿投入它的怀抱！她踏进海里，木然地朝前面走着，直到海水扑打着她的胸部，她才猛然省悟过来！她孤独地回到了学校。

她回来的第二天，一个人悄悄来到她的房门口。

“竹卿！竹卿！”那声音非常轻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她拉开门，那个人一下子闪身进来，她这才看见是她的那位大学生。他穿了一套合身的中山装，整齐而不显梳洗痕迹的发式，白净得象女人似的面孔，秀气的眉目，半年多的风风雨雨，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，他紧紧攥住徐竹卿的手，哽咽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受苦了！”

她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同时把自己投进他的怀里。这是她第一次这么贴近一个男人，感觉到一只有力的臂膀紧紧抱着她，感到他的头正朝她俯下来，火烫的嘴唇轻轻贴到她的正在流泪的眼睛上，那是令人感到非常熨帖的爱抚。她没有羞涩，没有激动，她现在需要的是一根支柱，温柔的爱抚，而他来得正是时候。当他的嘴唇逐渐移到她的嘴唇的时候，她也不自觉地仰起脸，承受了他的！

这一晚，她把一切都给了他！晕晕乎乎，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她的处女生涯！她没有追悔，没有谴责，她觉得他是可信赖的，在这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变得严酷的年代里，在她一向被娇宠惯了的心灵里，他成了她的沙漠上的绿洲。

但是，命运并没有让她就此结束打击！一九六八年，她忽然成了学校大批判的对象——一个资产阶级个人成名成家的典型。她虽然没有被拉上台批斗，但她成了大批判专栏的中心人物。一

九六九年，她被下放到这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山冲！她还没有来得及打算怎么生活的时候，一封绝交书来了！

他已经当了校革委会的常委，并且即将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。

这一下，使她心灵上的最后希望也扑灭了，她和她那个学术世界彻底断绝了关系！她象一片离了枝的树叶，随风飘到这个古老的鸡鸣冲，今后她还将会飘到哪里去呢？

她现在躺着的这间孤零零的茅屋，就是她在鸡鸣冲的“家”。

她躺在床上，感到头象裂开似的疼痛。她索性坐了起来。她听见外面的河水哗哗流动的声音，离她这所茅屋很近的水碾子也响动起来了，早起的老乡已经在那里碾米了。

她只得匆匆爬起来，得去劳动、干活了！

一颗空白的心怎么活呢

天上有一只云雀，它飞得那么高，唱得那么欢，它一直飞到那堆白云里去了！

我站在河边。这条河有多少年龄了？那磨坊存在多久了？还有那些小鱼，它们简直象在玻璃里面游动。那美丽的剪春罗，它们在草丛里绽开了笑靥，它仿佛能意识到自己的美。还有那群姑

娘，她们挑着秧草，从那高高的木桥上走过，简直象一幅画。

可我心里为什么这样空啊！那天，为了那个卑鄙的灵魂，我竟然哭了一夜，现在，我的眼泪已经干了，可这空空的心怎么办呢！

我知道我的弱点，我是被娇惯了的，我太顺利了，所以经受不起打击。我对国家，对党，对待事业和生活，都看得太简单了，所以经受不了这场动荡；我把人、人生、社会都看得过于理想化了，所以经受不起挫折。这一切我都能认识，都能分析，可我又该怎么办呢？我的一切都已经失去，我被孤零零地抛在这里，要我接受再教育。受什么教育？古老的磨坊？贫困的生活？原始的劳动？科学让位给原始，……一切都让人痛苦，一切又是那么渺茫！

六十年代已经结束了！现在已经是一九七〇年的春天。天，我究竟该怎么生活啊！

昨天，我到杜丽那里去了，她也被赶到鸡鸣冲来了。她的那位戴眼镜的“书呆子”也跟着来了。他是搞外语的，是一个农家孩子，相貌很平常，很笨拙，很邋遢。在学校被人暗暗喊作“洋磁女娃”的美人杜丽，不知为什么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人。

杜丽的茅屋和我的一样，也是在河边，在一